蜀山劍俠傳/2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七回　奇寶麗霄 不盡祥氛消邪火　驚霆裂地 無邊邪火走仙娃

下一回▶

話說姓洪的聽完前言，又隔了一會兒，纔忿忿地獰笑道：「照你說來，我師徒早是都該遭劫了。你既怕事，有了反心，何不早走，還守在這裏做甚？」後一人答道：「我還不是爲了以前陷溺太深，罪多孽重，得師不易，無處容身，迫不得已在此苟延時日？心雖憂危慮患，仍盼師父能夠省悟，不爲羣小所惑。我既然受了師恩，便不願中道捨去啊！我只是見機得早，暫時避開，全身遠禍罷了。師父仍是師父。我又不壞你事，怎說我起反心？現在任我怎樣苦口婆心，你們也難悔悟。等到誤了師父仙業，自己身敗形滅，就來不及了。」姓洪的恨恨道：「你今日欺人太甚！明人不做暗事，念在前好，我也不將你所說稟告師父，且等你背師叛教之時，再作計較。看你到時，我師徒對你如何處治吧。」後一人笑道：「師父的刑罰比老怪如何？以我現時爲人，自信漸入佳境，兵解難免，決無再受毒刑之事。祇恐師父一朝省悟，你如尚未遭劫，恐要難逃公道呢。我想你所說全是一廂情願，此時如有人來，早該乘着師父入定時機，後半陣法無人主持，暗中走進去了。」

易、李二人一聽，分明是發覺有人入陣，故借和同伴爭論，有意泄機，指點通行全陣之法。心料後說話這一個，以前必是一個邪法較高的人，不知怎會迷途知返，痛悔前非？因是出身妖邪，暫時不爲正教所容，纔投到紅髮老祖門下。妖徒中竟有這樣明白的人，實是難得。還不領他好意，如言前行，等待何時？二人心念一動，不願往下偷聽，試照

所說，由峰左狗尾繞向前去，果無動靜。知無差錯，心中一放，又繞走到狗脊正中。一看前面，忽見兩石筍宛如門戶，左右對列。先前未見，料是正面隱藏的門戶。走近再看，形勢突變，天色已看不見，頭上和來去四外，俱是一片沉冥，若降重霧。先見諸峰，除正峰外也都隱去，另有九峰在前，參差位列。回顧來路山頂兩人，都是身材高大，相貌兇醜，尚在上面爭論。

易靜本明陣法，一點就透。一見九峰位置方向，越悟出犬牙遙應九進一退之祕，立照所說前進，果又通行無阻。由此往前，每走過一段，必另有石峰門戶現出。每一層陣地，均有九峰分峙，方位形式雖各不同，有的主峰上面還有一二妖徒把守，二人過去，也未覺察。祇走過第九峰時，再按陣位和狗頭所對方向退將回來，再往前走，繞峰而過。到了對面峰脊，門戶立即湧現，如法繞行，又是如此。祇是左旋右轉，時進時退，所行並非直徑，陣位方向也不一致。易靜暗中留神，看出此陣千變萬化，玄機莫測。幸虧聽二妖徒爭論，纔一入陣便得了機密，自己又是行家。否則休說破陣勢所難能，祇要一步走錯，入了歧途，便不知要費多少心力周折，能否到達尚不一定。再要不明陣法生克，妄觸禁制，引起埋伏水火風雷，夾着千丈毒煙邪霧，一齊圍擁上來，更是危機密佈，步步荊棘。上空又有極厲害的邪法封鎖；縱使不致死傷，脫身也非容易。總算機緣巧合，二人無心中得此奇遇，祇要小心前行，待全陣走完，此陣機密即能十得八九。破陣一節，雖仍艱難，歸途已不再畏險阻。尤妙是先聲奪人之計已成。少時到了紅木嶺神宮，見着紅髮老祖，照着師命行事，說好便罷，說不好，也不會失陷在此，進退均可自如，受人折辱也有限度了。

易靜越想越高興，正值無人之境，便對英瓊悄聲說了。英瓊道：「師姊莫大喜歡，妹子年幼道淺，雖然無甚識見，但知恩師之言決無虛語。仗着師姊法力，我二人失陷在此，自是不會。但是敵人劫數將臨，鬼使神差，自取滅亡。我們縱多卑屈，老怪也未必肯釋嫌修好，爭鬥決不能免。以妹子愚見，反正成仇，我們祇將禮盡到，能和自是佳事，否則，也無須過於卑屈。不過我們身在虎穴，彼衆我寡，就算我們已得此陣虛實，當場動手，終必喫虧。師父既命癩姑師姊隨後相機接應，又許以便宜行事，必有緣故。從來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我們終是以禮來見，有話可說，到快翻臉時節，師姊長於辭令，不妨以理折服。不但不自遁走，轉要他開放陣門，或是令人引送出陣，另約時地，再比強弱勝負。這樣比較穩妥，還叫他急惱不得。師姊以爲如何？」易靜笑道：「以我生性，豈肯甘受屈辱？祇因紅髮老祖是白、朱二老故交，師父雖知定數難移，仍有姑盡人事，以圖求全之意。如能化干戈爲玉帛，不特仰副師命，便功德也非微細。所以上來不惜忍辱負重，委曲求全。真要迫人太甚，無可挽回，那也無法。對方孽徒受了別的妖人蠱惑，

對我非但怨毒已深，並且兼有其他貪慾。我豈不知深入重地，羅網密佈，危機四伏？無如這夥南疆妖孽，大都不可理喻。爲首一人比較明白，偏又耳軟心活，惑於羣小先人之見已深。除非真能懸崖勒馬，臨機悔禍；否則他必借口語言無狀，強行扣留，決不容我二人再有分說，你想以理折服，決辦不到。好在此陣走完，機密十知八九，和他當地破臉動手，自是難敵；專一全身而退，當非難事。且等到時再看好了。」

二人語聲本來極低，正說之間，忽見前面一座石峰上煙光起處，現出一個相貌兇惡、手持白骨妖幡的高大山人。易靜見有人出，便料敵人已有驚覺，忙即住口，拉了英瓊急速避開正面，悄悄往左避去，繞至妖人身後。回頭一看，果然妖人已將手中妖幡連晃了幾晃，來路九峰立有五色彩絲，如箭雨一般滿空飛灑，晃眼結成一面數百畝方圓的天幕，往下罩來。同時滿空煙光如潮，碧焰萬道往上狂噴，也是連成一體，往上兜去。上下交合之後，妖人重又將幡一指，所有彩絲煙光倏又由合而分，往原發之處收去，轉瞬都盡。妖人仔細一看，好似不見有人落網，也無異狀，呆了一呆，面上微現驚疑之容，重又隱去。易、李二人幸是遁光神速，見機更快，趕緊避開，避處恰又合適，妖人又在疑似之間，未被識破。陣勢佔地甚廣，二人初次犯險，不敢草率。

二人一路觀察前行，緩緩飛馳了兩個時辰，纔走了一半。默計所見大小石峰，已有二三百座。那散在四外，設有厲害埋伏，具有陷敵妙用的尚不在其內。祇見前面妖霧瀰漫，比來路更甚，以爲後半陣勢必更微妙。及至辨清門戶，小心飛入一看，眼前忽現異景。除頭上仍被法術封鎖看不見分毫天色外，不特後半百餘里方圓一片廣大石坪全面呈現，連紅木嶺上的紅髮老祖所住神宮也巍然在望。祇見廣坪上二三百座大小峰巒，棋佈星羅，殊形異態，奇景天生。遙望紅木嶺半神宮大殿金碧輝煌，氣象萬千，莊嚴雄偉，兼而有之。更有好些手執金戈長矛的守宮侍衛或兀立殿前，或蹈虛飛行，往來不絕。雖是左道旁門，卻也有無限威風殺氣。

正在查看門戶途徑是否可以隨便通行，耳聽中央一座高峰上兩聲長嘯過處，現出兩個奇形怪狀、左手舉妖幡、右手舉長劍的妖人，站在峰頂上，手搖妖幡，將劍向空一揮，坪上遠近二三百座大小石峰，連紅木嶺神宮，立即全數隱去。緊接着風雷隱隱交作，祇有那八九座孤峰浮擁於左側妖雲瀰漫之中。二人知是妖人演習陣法，大可細查虛實，來得正是時候，連忙就近擇地，仁立觀察。待了不多一會兒，前二妖人現身之處，忽有紅碧光華連閃了幾閃，又是一陣風雷之聲過去，適纔所見彩霧煙光倏地蓬勃而起，滿空中飛舞交織，又結成一面天幕籠罩全陣，浮空不動。略停了停，一聲迅雷，先前大小羣峰忽又現出原形。祇是每八九峰做一叢，當中峰頂必有一二妖人，手持幡、劍，站立其上。

先見二妖人重又搖幡揮劍，遠近各峰叢上妖人也一齊舉幡，向空中一指，空中彩幕突然分裂成數十道長虹，分向各妖人飛去，到了每一峰叢前面下降，將那九座石峰齊峰腰做一大圈圍住。衆妖人各又將劍朝天一指，劍尖上立有碧綠火星飛射出去，到了空中，此起彼落，互相激撞，宛似灑了一天星雨。石白如玉，中腰圍上這麼一圈彩虹，再加滿空星雨飛流，頓幻出一片奇景，煞是好看。又隔了盞茶光景，爲首二妖人口發厲嘯，將劍一揮，滿空綠火星倏地紛紛爆散，暴雨一般，一叢叢往各妖人所立峰頭飛射下去。衆妖人同聲長嘯相應，幡、劍齊施，上面火星仍被劍光收去，峰腰彩虹也如神龍掉首，齊向幡上飛去，風捲殘雲，一時全收。數十處煙光起自各石峰頂上，衆妖人也相繼隱去。這次後坪上羣峰和紅木嶺神宮卻未再隱，到處妖氣隱隱籠罩，須運慧目始能看見。

易靜自恃法力高強，埋伏雖然厲害，前陣未有警兆，後陣便無防備。那把守妙相巒關門的又是兩個無知蠻人，誤信自己與教祖相識，把人放進以後，祇顧重與山婦作樂，也未入報。幾下裏時機湊合，竟得混將進來，並還把陣中機密全行窺破。看那彩霧，必是五雲桃花毒瘴無疑。自己和英瓊均有護身法寶，不能侵害，別的風雷陰火，更無足爲慮了，門徑全知，坦然前進，這時陣勢全現，隱蔽全無，一目瞭然，無須似前趨避繞行，便照應行門戶方向往前走去。衆妖人始終不曾發覺有人隱身潛行，已然深入。沿路無事，一直走完陣地，到了紅木嶺廣場之上。那紅髮老祖神宮建立在半山腰上，前面也有大片廣場，上建七層樓閣，與盡頭處石洞通連，甚是高大宏敞。由嶺麓起，直達嶺腰廣場，相去三百五六十丈，設有八九百級石階，寬約十餘丈，俱是整石砌成，上下同一寬窄。兩旁植有大可數抱、高約十丈的紅木道樹。全嶺石土俱是紅色，臺階卻是白色，溫潤如玉，紅白相映，色彩鮮明。離嶺麓數十丈以及平臺前面，各有高亭分列。內有手執金戈矛劍之類的宮中侍衛，分別在內瞭望值守，看去勢派十分威武。

二人到了嶺前，四下觀望，左近雖有蠻徒妖人出沒遊行，上次追趕妖婦蒲妙妙所遇雷抓子等十二蠻徒，卻一個不曾看見。知道不與相遇，要少去好些脣舌，心中暗喜，忙把英瓊一拉，雙雙同時現出身形。遙向山坡上亭中守值的衛侍大聲說道：「煩勞通稟教祖，就說峨眉山凝碧崖妙一真人門下女弟子易靜、李英瓊，前此因追妖婦蒲妙妙，一時無知，冒犯教祖威嚴，今奉師命，登門負荊請罪，並求面領訓誨，尚乞教祖賜見，實爲幸甚。」那半山坡兩邊亭內，四個蠻徒侍衛呆立在內，見有人在嶺前突然出現，面上神情好似有些驚奇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便復原狀。既不還言答理，也不出亭阻止，依舊呆立亭內，直若無聞無見，毫無動靜。近嶺一帶原有徒衆侍衛來往不絕，見有二人到來，也祇略看一眼，面上微現驚奇神色，仍是行所無事，各自走開。連問數次，俱是如此，上下全無

一人理睬。易、李二人不知是何緣故，倒被陷在當地，進退不得。正在心中奇怪，盤算到底是就此走上去，直赴殿前請見，還是另外尋人問明就裏，再行求見？猛瞥見半山坡上有一男二女，用隱身法隱了身形，朝自己在打手勢。

妙一真人所傳隱身之法最爲神妙，爲長眉真人嫡傳。易、李、癩姑三人，新近在依還嶺奉命練習各種應用法術，便有此法在內。練時，英瓊因易靜、癩姑二人早已練成這類法術，祇是家數功效均不相同，癩姑尤其早得屠龍師太佛門真傳，格外神奇，惟恐到紅木嶺使用起來，彼此功力懸殊，家數不同，自己人相遇，祇有一方能夠看見，便求指點。易靜、癩姑俱愛英瓊，和她交厚，自然無甚保留，於是互相傳授，彼此切磋，又悟出好些妙用。不過癩姑的隱身法難學，暫時祇能在她立定時對看，不能全部精習。癩姑又是天性滑稽，來時言明以前所習隱身法已然用慣，好在三人所習道書一樣，師父原是一體傳授，並未限定非此不可，易師姊和瓊妹已能看出形影，此次應敵，自己仍用前法，比較有趣一些。易、李二人也就聽之。二人因所習不精，乍見不甚真切。又因議定此次和紅髮老祖破臉，應有幾位同門應劫，身受重傷，能不請人相助最好。即便真到萬分危急，必須用法牌傳音告急，也祇挑那行時見他面無晦色皺紋，而法力又高的同門，指名求助，以免帶累多人。

癩姑本約定是在妙相巒谷口外遙爲接應，事前並未說要暗中深入。又祇有她一人，此外別無同伴，如何來了三人？忙即定睛注視，那打手勢的三人，果有癩姑在內。最奇是下餘二人，並非同門師兄姊妹，俱是從來未識之人。男的一個，生得短小精悍，英華內蘊，年紀看去雖似十四五歲幼童，一望而知功力頗深，不是尋常。女的也祇十六七歲，外表奇醜，體貌癡肥，和癩姑正好做親姊妹，根骨功力，似和男的差不多。兩人俱穿着一件短袖無領的黃葛布對襟短上衣，下半用一條白練戰裙齊腰束住，短齊膝蓋。內穿白練短褲，赤足麻鞋，腿腳裸露。祇一個膚白如玉，頭綰哪吒髻，短髮披肩，背插雙劍，腰懸革囊。一個膚色黃紫，頭綰雙髻，每邊各倒插有兩股三寸來長的金釵，腰間佩有一口尺許長的短劍，一個絲囊，兩下略有不同。那隱身法乃是癩姑一人施爲。那手勢的用意，似令易、李二人不問青紅皁白，直往神宮殿臺上闖去。同行男女二幼童，人甚天真，素昧平生，初次見面，也隨着癩姑嬉笑招手，竟似好友相遇，神情甚是親切。

易靜雖然形如童嬰，畢竟歷劫三生，更事得多，深知此行關係重大，如何肯和癩姑一樣，把它視若兒戲？因已現出身形，不便對比手勢，又當着兩個外人，不是癩姑舊友也是新交，人家好意相助，自不便一體板臉，祇得微笑搖首，示意不可。哪知癩姑等三人依然不聽，招之不已，並在交耳商量，似要走下來。易靜恐她下來相強。心料敵人不來理睬，

不是有意堅拒或加折辱，便是別有緣故。紅髮老祖盡管左道旁門，到底一派宗主，得道多年，法力高強，非同小可。師父本命忍辱，能不翻臉最好，似此行徑，一被看破，不特違命僨事，並還示人口實，如何可行？祇得乘那男女二幼童耳語之際，回首朝癩姑怒視了一眼。一面重又借着和守亭侍衛發話，借題示意，說道：「愚姊妹因奉了家師妙一真人之命而來，特遣我等專誠拜山謝罪，無論如何，必須拜見貴教祖，纔算完了使命。一切吉凶榮辱，皆所不計。現已三次掬誠相告，煩勞轉稟，諸位道友全不理會，令人莫解。現再奉告，如蒙代爲稟告，固所深幸，如真不能代達，也請明告所以，以便遵辦。再如不理，愚姊妹爲完師命，祇好冒昧，自行上殿求見了。」

易靜面朝亭中衛士說話，說到無論如何必須完成師命時，曾向上面癩姑看了一眼，暗幸她沒有下來相強。等到說完再看上面，就這眼睛一晃的工夫，癩姑等三人已不知去向。用目一看英瓊，意似問她見否。英瓊也未看出何時遁去，見狀會意，將頭微搖，答以未見。易靜擔心癩姑在師命還未傳到以前，紅髮老祖還未見到，便約外人暗入神宮，惹出亂子。對方既非善良好惹，殿臺四外又已邪氣隱隱籠罩，敵人根本重地，必有極厲害的埋伏。萬一偷進宮中，被人擒住，查出來由，危險不說，還給師門丟臉。就說癩姑荒唐，事非己意，自己總是主持此事之人，爲公受過無妨，這人卻丟不起。心中憂急，見亭中侍衛仍如泥塑木雕，分立兩亭之內，休說一言不發，面上連點表情皆無。易靜又急又氣之下，暗忖：「事情已迫，照此情形，似乎非破臉成仇不可。與其鬧笑話，轉不如硬闖進去，好歹見了紅髮老祖，交上師父書信，再行相機行事。對方如能知道利害，悔禍言和，怎麼也是無事；否則就此翻臉，雙方已成仇敵，便可無所顧忌，成敗均不致受人指責。已然三請而行，見面質問何故擅入，也有話說。」想到這裏，便朝亭中諸人說道：「愚姊妹已然連請數次，諸位置之不理，說不得祇好不顧禁忌失禮，自行進見了。」說罷，兩亭中侍衛仍無迴應。易靜一賭氣，暗中示意英瓊小心戒備，一前一後，一同往上走去，連上了數十級臺階。亭中諸人祇各把一雙兇眼瞪住，與前一樣，仍然不動，也未見有別的阻滯。快要走過山亭，祇見兩邊亭內各有四個山人侍衛，忽然一聲不響，各做一字排開，面向外。易靜當先前行，本以事出不經，步步留神，見狀便知有異，忙一停步。兩邊侍衛已將手中金戈長矛同時外指，戈矛尖上立有八道紅綠光華，長虹也似斜射而出，做十字形交叉在臺階當中，陰冷之氣，森森逼人。

易、李二人覺得書信未曾交到以前，總以禮貌爲宜，不便和他爭鬥，又不便由側繞越過去，祇得向後略退。易靜還未開口，英瓊已沒好氣，發話道：「我姊妹持了家師親筆書信，以禮來謁。好話說了三四回，不爲代達也罷，連句話也沒有，又不令我等自進，意欲如何？」那八名侍衛祇各把戈矛斜指，各放出二三十丈長的光華阻住去路，毫不理睬。

英瓊忍不住氣忿，還待發話時，忽聽上面有人喝道：「賤婢住口！前番大膽犯上，得罪教祖，今日纔來賠罪，已經晚了。又不在妙相巒跪關求見，竟敢偷混進來，還在這裏說嘴。本當將你們拿下治罪，因想你們既有本領偷混進來，倒要看你們怎麼出去。我家教祖不屑見你們這賤婢，快往回滾。等在陣中被擒，過了百日，再去峨眉尋老鬼齊漱溟算賬，問他教徒不嚴之罪。再如遲延，滿山金刀一發動，頓時將你二人碎屍萬段，連這片刻偷生都不能了。」二人擡頭一看，正是上次追趕妖婦蒲妙妙所遇爲首妖徒雷抓子，同了兩個同門妖徒，手持幡、劍，站在殿臺邊上，氣勢兇橫，朝自己厲聲喝罵。易靜不禁大怒，方要還口，一想此來爲何，好歹也見着正主人再說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強行忍住。

易靜又想起入陣時，聽妖人口氣，紅髮老祖正在洞中煉法。此人雖是妖徒，平日也深知峨眉各位師長法力，雖一時受人蠱惑，心中也不能無怯。再說得道多年，豈能如此狂妄？便和峨眉成仇，對方持了師長書信，以禮來謁，哪有人不肯見，信也不看，便如此蠻橫之理？妖徒爲了妖婦所喪寶鼎，恨我入骨。莫要探出乃師心意首鼠，又受外邪所愚，乘乃師閉洞煉法之際，故意折辱來人，迫令動武，使雙方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以快他的私意。否則乃師既已立意成仇，他又如此狠毒，就該當着來人毀書責辱，指責以前冒犯之罪，下手擒拿，或是就命衆妖徒下手，再不然更大方一點，將來人放回，令其歸報師長，索性明張旗鼓，訂約鬥法，以分高下存亡。爲何祇是妖徒出來辱罵激怒，卻不下來交手，祇令由原陣中退出，欲令入伏，再行擒拿報仇？諸多可疑，休得一時不能忍氣，中了奸計。我也反正拿定主意，就翻臉，也等見到正主人再說。

易靜斷定紅髮老祖必是深居洞內，妖徒纔敢猖言無忌。決計把聲音先傳將進去，使之聞知。主意想好，示意英瓊不要開口，自己暗中運用玄功把氣運足，高聲笑答道：「道友不必如此。我姊妹二人，並非有心擅入禁地，祇爲奉了家師妙一真人之命，來此向貴教祖負荊請罪。因是年幼道淺，聞見淺陋，又是初來，不知仙山設有陣法禁制，行至妙相巒，遇見守關二人，愚姊妹說來拜謁教祖，便即開門放進，也未說起關內有甚設施。祇知仙府便在前面，照直走來，也未遇甚阻滯，路上祇繞走了好幾處石峰，便到嶺前。不是道友提起前面石坪上設有陣法，還不知就裏呢。許是來時趕巧，正遇諸位道友演習陣法，開放門戶，纔得無心走入，也未可知，實談不到甚麼法力本領。適纔已向守亭諸道友幾次陳情，請代稟告教祖求見，始終不理，祇得冒昧進見，又喫阻住。三位道友忽出喝罵，令愚姊妹退出陣去，以備入伏受擒，百日之後再尋家師問罪。愚姊妹已然無知混入，能否又是湊巧退出陣去，雖不可知，但是此來奉有家師之命。自來君子交絕，不出惡聲。何況修道之士，一派宗主。家師與貴教祖又是交好在前，休說以前事出誤會，本

有起因，咎在雙方，難怪一人。就算以前冒犯尊長，罪該萬死，不能寬容，也與師長何干？如何朋友專誠派人持了親筆書來，一面不見，一字不閱，便效村婦罵街行徑，辱罵之外，還加殺戮？一樁不相干的無心之失，竟想使星星之火，變爲燎原，雙方仇深恨重，大啓殺機，互相報復，其意何居？我想貴教祖爲人決不如此，好歹總有幾句話說。人以禮來，不能不教而誅。一任道友氣勢洶洶，盡情辱罵，愚姊妹既奉師命，必要面見貴教祖，將家師書信呈上。完了使命之後，方能定奪，否則，決不離去。不令上去，我便不上，祇守在這裏。貴教祖祇是一時不知有人到此，終有出見之日。」

雷抓子等三人心意，果是連日看出師父首鼠兩端，舉棋不定。而衆妖徒十九受了外邪蠱惑，惟恐仇怨不成。本想算定過了百日，再拿話去激動師父。不料眼看到期，仇人忽持乃師書信前來賠罪。又可氣是來人通行全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越發又急又怒，立意要把這場野火點起。雷抓子等最得寵的幾個妖徒，均在上面殿內煉法。易、李二人一現身，一面發動暗號，令亭中守者按照預定行事；一面分人傳知陣中主持行法諸徒黨，告以敵已越陣深入，令其小心戒備，出時以全力加害。初意來人無人理睬，或是退走生事，或是硬闖，祇要動手，均可借題發揮。嗣見來人乖巧，守亭人一攔，即不再進。惟恐時久，師父行法完畢出來看見。又想乘着閉洞煉法之際，辱罵敵人，激怒動手。不料來人仍是不肯上當，反將心事說破。山人終是不擅辭令，祇覺易靜語聲又長又亮，宛如龍吟，還不知道敵人用的是玄門正宗傳聲之法。玄功奧妙，三四百里以內，金石爲開，多堅的石洞也能將聲音透進。乃師正巧在洞中入定醒來，全都聽去，又驚又愧，已快走出。雷抓子還在惱羞成怒，破口大罵：「賤婢利口，今日要你狗命！」還想少時拼受責罰，將嶺上埋伏發動，給仇人一個厲害，然後再飛身下去對敵。剛把手中妖幡朝下兩展，立時易、李二人立處一帶便有大片紅光，映着萬千把金刀，四方八面潮涌飛來。

易、李二人原有準備，同喝：「爾等再三逼迫，那也無法。」各把手一揚，每人先是一道劍光飛出，護住全身。正待施爲，忽聽殿中一聲大喝：「徒兒休得魯莽！且令來人聽候傳見呈書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話纔出口，四外金刀祇一閃，便自隱去。也是雙方該有這場爭殺，般般俱都湊巧。紅髮老祖人最好勝護短，明知門人不應如此，無如易靜心情忿激，詞鋒犀利，聽去終是刺耳。出時如若徑直去往平臺收法，發令阻攔，也還好些。偏又心懷不忿，意欲昇殿召集徒衆侍立，擺出教祖之威，再令來人進見，當面數責前事，以致慢了一步。易靜雖想祇守不攻，卻忘了招呼英瓊。雙方都在氣頭上，英瓊見妖徒逼人太甚，一時氣忿，頓昧初衷，見易靜已然動手，金刀來勢又極猛惡，便把紫郢劍放將出去。此劍本是峨眉至寶之一，況又加上英瓊用本門心法加功精習，近更威力大增。金刀祇是數多勢盛，如何能敵，兩下裏纔一交接，便喫毀去了一大片。

紅髮老祖見二人通行全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又將所煉金刀禁制毀去好些，自然面上無光，心中又加一層忿恨。一面把三妖徒喚進殿去，怒目瞋視，低聲喝罵了幾句。隨命擊動殿前銅鼓，召集徒衆，再喚進來人，閱書問話。易、李二人聽出紅髮老祖口風不善，祇得仍立在半山階上等候。同時互相低聲告誡，盤算少時見景生情，隨機應付。果然紅髮老祖耳軟心活，入殿以後，又喫三個寵徒一激，雖未全信，心卻加了兩分仇恨，有意延宕，遲不召見。二人先聽銅鼓咚咚打了好一陣，纔見門下徒黨由四方八面紛紛飛來，凡是經過面見的，十九俱以怒目相視。聽前半鼓聲，殺伐之音太重，知是傳令陣地防守諸妖徒，以備自己離開時爲難。等人過時留神一查看，適在陣中所見行法諸妖徒，竟無甚人到來，越知所料不差，斷定少時決無好收場。委曲求全既是難望，何苦受辱？於是也漸把來意改變，暗中準備退身之策。前後待至兩個多時辰，祇見對方一干徒衆出入殿臺之上，此去彼來，絡繹不絕，始終不聽傳喚。癩姑和那同來男女幼童，不知在何處，也未再見。二女此時仍體師意，作那萬一之想。知道紅髮老祖遲不召見，有意折磨，言動稍一不慎，便授敵人以口實。心中祇管戒備，暗罵老鬼無知，受妖徒愚弄，甘於自趨滅亡。表面卻一點也不露出，恭恭敬敬站在半山腰石階之上待命。決定就是事情絕裂，也不令敵人佔了幾分理去。神態自如，若無其事。

紅髮老祖原是受了愛徒蠱惑。徒兒說：「來人既是奉命來此賠罪，爲何不在關前通名求見，卻去私越陣地？分明此來祇是乃師自知無禮，不合以下犯上，恐傳說出去被外人笑話，派了人來虛應故事，本心輕視我師徒左道旁門，不在眼下。如真念在朋友之義，我們是他請往開府觀禮的上賓，他徒弟狂妄兇橫，目無尊長，以下犯上，自犯教規，還得罪了朋友，事情發生離開府還有好幾天，照理就該當時命人押了三個賤婢來此賠罪，再請前往赴會，纔能算盡朋友之道。如何等到這時纔派人來？就算他開府事忙，長幼兩輩無法分身，或是門人矇蔽，回山不曾告知，我師徒與他交好，又曾接有請柬，到時一人未往赴會，當然必有緣故。他們自負玄門正宗，教規至嚴，法力又非尋常，斷無查問不出之理。怎會延到今日，纔命兩賤婢持了一紙書來，便算了事？分明視我師徒如無物，以爲他徒弟將我得罪，無足輕重。爲防外人議論，表面道歉，略微敷衍，暗中實是強迫，料我不敢把來人怎樣。我們聽話釋嫌，便兩罷干戈，否則便成仇敵也非所計。一面並命來人穿陣而過，直達宮前，以顯他峨眉的法力，志在示威逞能，恃強凌弱。這等行徑，實是欺人太甚。就此罷休，不特惡氣難消，傳說出去，也被同道中恥笑。我師徒雖是旁門，本教創立已數百年，長眉真人在日也沒見把我們怎樣。峨眉近年雖然聲勢較盛，實則也是張大其詞，除爲首三數人外，並無甚驚人法力。因是外強中乾，虛有其名，所以一面屠殺異己，一面又向各旁門中拉攏，專以欺壓弱小爲事。平日號稱爲玄門正宗，視

別派均爲邪教，不能並立，爲何軒轅、開老、司空以及大荒二老、天殘、地缺、小南極四十七島等，多少厲害人物俱都尚在，一個也不敢招惹？像天乾山小男、少陽神君、藏靈子等，更輾轉相交，化敵爲友。還有一時想不起的異派中有名人物，尚不在內。試問何人遭了毒手？還不是但求人家不去尋事晦氣，便裝癡聾，背道而行，惟恐遇上結仇樹敵，難於應付罷了。此次他對我師徒如此狂妄，無非看輕師父懦弱，樂得欺凌。真要與他成仇，也是莫奈我何。何況他年來驕橫狂妄，已犯衆怒，又獨佔着凝碧崖、紫雲宮等洞天福地。除芝人、芝馬以外，這次開府，差不多把海內外靈藥仙草，全數收集了去，據爲己有。衆心不忿，又知他們貪慾無厭，專與教外之人爲難，等這些門下小狗煉成道法，羽翼一豐滿，祇要不和他一黨的，誰也難於安枕。與其等他氣候養成，身受其害，不如先下手爲強，將他除去。日前聽說以軒轅老祖爲首，已準備聯合各方面同道，大舉與他一拼。這些道長俱是法力高強，多已煉成不死之身，人多勢衆，峨眉決非對手。如與聯合，不特惡氣可除，異日師父四九重劫，有這些人相助，還可借以免難，豈非兩全？而且照許仙姑所說，峨眉爲首諸人，爲了妄想天仙偉業，一面新收這些小狗男女下山，假名行善，暗尋異己之人加以殺害；一面卻在凝碧仙府閉洞行法，須有好幾年工夫，不能出門一步，所以告誡門人，令自小心，便有難也不能回去求救。我們便將來人殺死，也祇乾恨，無計可施。何況我們不是無理可說，師父又非故意和他作對，祇不過是忿他欺人太甚，又不殺他徒弟，祇代他教訓惡徒，治以犯上之罪，略加責罰，逐出山去。來人是在百日之內，又非照着那日所說與之絕交，異日相見，並非無話可說。講理無事便罷，如若恃強爲仇，真非其敵，索性便與軒轅等人聯合一氣，看他怎樣。還有來人果奉師命，誠心來此認罪，師父是他師父好友，分屬尊長，自然甘受責罰，決無怨言；如若反抗，可見虛假，欺人是真。此時他們羽翼未成，已是如此，一旦得勢，定必與各異派中人一體看待，決不容我師徒存在。隨便命一小狗男女出來惹事，然後借題一翻臉，便將我們除去了。以前假面目沒有揭穿，還難說定，如今真相畢露，行同狼虎，還不先自爲計，欲待將來受害不成？」

紅髮老祖門下妖徒多是山人，祇雷抓子和一個姓秦名玠的例外。雷抓子是山民歸化，已久居貴州省城。上輩在明室，並還是個仕流。祇因乃母夏夜納涼，感異夢而生，並有雷震之異，取名雷抓子。幼喪父母，大來賣弄刀筆害人，爲仇家所逼，逃往南疆。紅髮老祖愛他靈警異相，破例收爲徒弟。除姚開江、洪長豹而外，祇他和秦玠，還有一個名叫藍天狗的山人，最得寵愛。秦玠出身不第秀才，偶因遊山路遇紅髮，看出是異人，苦求拜師，也蒙破例收錄。他和雷抓子最是交厚，俱生有一張巧嘴，心計又工。自從姚、洪二徒先後失事，紅髮老祖愈發對這二人寵愛，幾乎言聽計從。二人俱是好色如命，紅髮老祖本身雖不喜淫亂，教規未禁女色，二人暗中背了師父，專與各異派中妖婦勾結。萬

妙仙姑許飛娘正忿紅髮老祖，因有追雲叟夫妻淵源，與峨眉交爲朋友，蠱惑上一個姚開江，被窮神淩渾殺死，正好唆使紅髮老祖與正教結仇。不料又被神駝乙休在紫玲谷爲雙方解和，仇未結成，與峨眉諸老反更交厚。一時氣不過，想到雷、秦二人可以色誘，自身不願俯就，便給二人另外拉了幾個妖婦，所以纔有金線神姥姑侄借鼎之事。雷、秦二人本就受了妖邪蠱惑，心忿師父別的都可說動，獨勸他不與正教中人來往，堅決不聽。上次紅髮老祖接了開府請柬，本擬親往，也是二妖徒想從中生事，借着送禮爲由，請命先行。本來就想到了峨眉，設法惹下一場亂子，逼師父上套。不料正遇見易、李、週三人追殺蒲妙妙，無知冒失，傷了他師徒，絕好時機，焉肯放過。許飛娘和衆妖邪聞知，又紛紛趕往，代爲策劃。紅髮門下頭一輩門徒，差不多和各異派妖人均有交往，加以那日又親見師父同門喫了人虧，從來未有之辱，無人鼓動，已是氣忿難消，這一來自是一體同心，每日俱在絮聒激怒。

紅髮老祖先頗持重，禁不住衆口鑠金，長日包圍進讒。心中本也覺着受辱忿恨，不過本心仍不想和峨眉諸老爲仇，祇打算親赴峨眉，質問是否受了門人矇蔽。如將前來三徒當面處罰，便無話說；否則，由此絕交，也未想到如何大反目。許飛娘等妖婦卻斷定妙一真人最重情禮，教規又嚴，暫時不來賠禮，必是爲了開府事忙，或有其他要事，一時無暇。如尋了去，幾句話當面一說，便可無事。算計乃師必派肇事三個前來，便教衆妖徒一番話，勸紅髮老祖最好過了百日再去，免失身份。一面並授妖徒策略，就着原有陣法，如何施爲，人如到來，萬一得見乃師，如何相機蠱惑。

紅髮老祖與各異派本有來往，近年纔聽嵩山二老等正人力勸，蹤跡漸疏。許飛娘知他心有成見，每來均與衆妖徒暗中約晤，輕易不與相見。紅髮老祖面熱情直，雖納忠言，與衆妖邪疏遠，人以禮來，不肯堅拒，至多行輩較低的自不出見，卻未禁門人交往，終於惹出這場亂子。雷、秦二妖徒本來利口，況又經妖婦策謀指教，話越深透動人，不由乃師不爲所愚。加上易、李二人來時行徑又極與所說相似，漸漸引起忿怒，以致生出事來。其實妖徒利用陣法，早有成算，易、李二人如不穿陣而過，不是被陷在內，便是早與敵鬥，妖徒更有借口，休想與正主人好好相見了。

紅髮老祖自被二妖徒說動，鳴鼓聚衆以後，所有門人全是異口同聲，忿慨非常，連激怒帶慫恿，不由他不改變初衷。一面故意令來人在山半久候，看她們是否驕橫不服，一面吩咐衆妖徒：「來人既能通行全陣，不問是否因爾等演習陣法，窺破門戶，巧混進來，法力均非尋常。既準備反目，如被遁走，卻是丟人，務要小心在意。傳示全陣行法守值諸人，如法施爲，加緊戒備。少時來人如肯服罪受責，便罷；稍有不服，便須下手擒捉，

免被滑脫，自找無趣。」衆妖徒如了心願，自是興高采烈，同聲應諾。因殿上有乃師在，來人自非敵手，所慮是被逃走，又把幾個法力較高的命往陣中接替，把原防守的人換了前來。易、李二人看見衆妖徒進出來往，便由於此。

紅髮老祖分佈停當，在殿內暗中查看。易、李二人除初聞名時，互相說了兩句話後，始終端然敬立相待，並無一毫懈怠與久立不快之色。暗忖：「齊道友爲人素來極好，已然相交，怎會無故欺人？看來人神情，似頗謹畏，不似倚勢凌人之狀。且看來書，如何說法。門人已動公忿，對於來人自然不能輕饒。祇要書上說得有理，看齊道友分上，略加責罰，以平衆怒，不必再爲過分了。」想得雖還不差，無如易、李等二人連師父責罰俱未受過，如何肯受左道旁門刑辱？何況當初妖徒護庇妖婦，相見又未通名，首先不對，怎能怪人？祇因紅髮總算師執尊長，無知冒犯，不得不把小輩的禮盡到，本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事，打狗尚看主人，如何認起真來？就這念頭，已非忿事不可。衆妖徒見乃師目注山下沉吟，還恐生變，又加了許多讒言。紅髮老祖信以爲真，認定易、李二人是因身在虎穴，人單勢孤，恐喫眼前之虧，不得不貌爲恭謹。也不想妖徒所言先後矛盾，祇管令二人在半山久候，遲不召見。時光易過，又是兩個多時辰過去，易靜主見已定，還不怎樣。英瓊已漸不耐，如非易靜用眼色阻止，幾乎發出話來。前後候有五六個時辰，雷抓子得同黨暗示，知道外約來的幾個妖人已在妙相巒外照預計埋伏，就是乃師肯將來人放走，也不愁她們逃上天去。這纔設詞請乃師傳見。

紅髮老祖也是日後該當有難，那麼高法力的人，竟會聽憑門下妖徒等擺佈，隨命傳見。雷抓子隨去平臺以上，先朝臺前兩亭中侍衛打一手勢，氣勢洶洶，瞋目厲聲，大喝道：「教祖有命，吩咐峨眉來的兩個賤婢進見，聽受責罰。」英瓊聞言大怒，並欲還口。易靜將手一擺，冷笑道：「這廝出口傷人，自己失禮，何值計較？我等爲敬本山師長，忍辱來此，好歹且見着主人，完了使命再說，理他則甚？」雷抓子聞言大怒，方欲接口辱罵，紅髮老祖聽妖徒開口便罵人家賤婢，也覺不合，暗中傳聲禁阻。雷抓子因先前口角，知道易靜嘴不饒人，自己祇顧激怒來人，先自失禮，再說也是徒受譏嘲，祇得忍耐着怒火，退回殿中侍立。易、李二人隨着從容緩步往上走去，頭兩守亭，戈矛已撤，並未攔阻。到了平臺石階下面，易靜故意躬身報道：「峨眉山凝碧仙府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門下弟子易靜、李英瓊，今奉師命，來此面見教祖，呈上家師手書，兼謝那日妙相巒因追妖婦蒲妙妙誤遇教祖，無知冒犯之罪，荷蒙賜見，特此報名告進。」臺前兩邊各有一亭，比下面高，卻祇兩根立柱，大小祇容一人。一邊一個，手執金戈在內執守的山人，身既高大，相貌奇惡，石像也似呆立在內，手中金戈長有兩丈，戈頭大約五尺，金光耀目，顯得十分威武。

易靜分明見雷抓子出時和二人打手勢，知有花樣，故作不知。說完便走上臺階，暗中留神查看。見快上第一級臺階時，腳纔擡起，二人倏地面現獰容，目射兇光，手中金戈已然舉起，待往下落，嘴皮微張，似要發話，忽呆立不動，好似被人禁住神氣，形態滑稽已極。心方奇怪，猛瞥見右邊亭後人影連閃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癩姑和先見女童，男童卻不在側。朝自己扮了一個鬼臉，口朝殿上一努。易、李二人原恐癩姑在未翻臉以前，先在當地惹事，見狀纔知三人不曾先鬧，祇不知適纔何往。二人不便答理，微笑了笑，便往上走。一上平臺，便見殿甚高大宏敞，陳設華麗，中設蟒皮寶座，紅髮老祖板着一張怪臉，倨坐其中。兩旁有數十徒衆，雁翅分列，由殿門起，直達寶座兩旁。挨近衆徒衛立之處，另有兩行手執戈矛鞭棍的侍衛，都是漆面文身的山人，短衣半臂，腰圍虎皮戰裙，手腿半裸，各戴金環，亂髮虯結，上插五色彩羽，面容兇醜猛惡，無異鬼怪，對着寶座不遠，由殿頂垂下兩根長索，頭上各有一個鐵環，大約尺許，邪氣陰陰。知是準備吊打來人之用，一切均爲示威而設。那兩面銅鼓，大約丈許，由兩具銅架分擱在挨近正門殿廊之下，離地約有丈許。另有兩名山民手持鼓槌，侍立鼓下，見人走上，掄起鼓槌，照鼓打去，發出轟轟之聲，聽去甚遠，殺聲較前更顯。

易靜也不理他，自率英瓊往內走進，故意走到雙環之下立定，朝上躬身下拜，雙手呈上書信。前已報名，便不再說。紅髮老祖將手一招，書信入手，拆開細看。見上面大意是說門人無知，冒犯尊嚴，雖然事由令徒接應妖婦，以致誤會同黨而起，無知冒犯，難於申責，但是交手之後，已知道友爲難，既已冒犯，理應束身歸罪，聽候發落。當時果能如此，道友海量寬宏，自不能與後生小輩計較。況又看在薄面，至多誡其冒失，斥責幾句，何致開府之約，竟成虛請？無知之罪，情有可原，不合畏罪潛逃。回山又值與諸同門閉洞行法，開瀆金井穴玉匣仙敕，所有全山長幼同門，各有職司，無計分身，以致羣仙盛會，道友竟未臨貺。好容易忙到會後，又值衆弟子奉命下山行道，必須分別傳授道法，又是無暇。跟着便是銅椰島上大方、天癡二道友鬥法，將要引發亙古未有的太火浩劫，事關重大，兩輩同門並有各方好友相助，尚恐責重力薄，不能勝任。而易、李、週三小徒，奉有家師敕命，皆是屢世修爲，應運而生，在本門弟子中最爲得力，又是少她們不得，權衡輕重，祇得把此事從緩。銅椰島事完，又須隨衆同煉家師所授天書，一直遲到如今。自來小人有過，罪在家長，值以閉山煉法，未得親往負荊。除小徒周輕雲情節較輕，現有要事，弗獲分身外，謹命易、李二小徒，齋沐專誠趨前謝罪，尚望不吝訓誨，進而教之。另外並隱示四九重劫將臨，關係重大，現各異派妖邪，運數將終，避之惟恐不逞，如何還縱容門人與之交往？既種異日受累惡因，又不免於爲惡樹敵。姚開江、洪長豹便是前車之鑒，務望約束門人，勿與此輩奸人來往。此時防患未然，尚不爲晚。

以道友爲人正直，祇須慎之於始，異日天劫到臨，與乙、淩、藏靈子諸道友互相爲助，合力抵禦，決可無事。份屬朋友，知無不言，至希鑒諒。表面上詞意謙和，實則是詳言利害，暗寓箴規，言之有物，備極懇切。對於易、李、週三人，明裏是認罪，實則爲之開脫，並把過錯輕輕引到師長身上。如講朋友情面，這等說法，其勢不能再對來人刑責，說得又極佔理。本是自己門人不應袒庇妖婦，先與爲敵，對方至多隻是無知冒犯。朋友之交，禮到爲是，當然不能再與後生小輩計較。

紅髮老祖看了兩遍，實挑不出甚語病，不禁沉吟起來。秦玠最是狡猾，師父原說看完來書，立即借詞翻臉，將來人吊起毒打。如若服罪，打完逐出山去；稍一倔強，施完毒刑，再將人扣住，等乃師自來要人，問其縱徒行兇之罪。祇一照辦，這把火準能點上，何況谷外還有人埋伏，就肯領責放走，也跑不脫。雙方仇怨一結，勢成騎虎，師父自知不是峨眉諸老之敵，稍一慫恿，便可迫使與軒轅、司空諸人合爲一氣，甚至連妖屍谷辰也可化敵爲友。不特出了惡氣，見好所交妖婦，並還可以和別的異派妖人一樣，爲所欲爲。免得師父日與正教中人親近，每喜效法，教規日嚴，不能任性取樂。稍微做點快心的事，便須背着。秦玠好容易聯合全體同門把師父說動，如今又有變卦神氣。心中一急，忙和雷抓子等衆妖徒使一眼色，朝紅髮老祖跪稟道：「師父何必看這書信？齊漱溟老鬼教徒不嚴，縱容行兇，目中無人。不自率徒登門請罪，卻令賤婢來此鬼混。又不正經求見，膽敢狂妄逞能，擅自穿陣而過。似此驕狂犯上，目無尊長，如不重責一番，非但情理難容，並還道我師徒怕他峨眉勢力。弟子等實是心不甘服，望乞師父做主，即時發令施行，將賤婢吊打一頓，使峨眉這些小狗男女看個榜樣。」說時，衆妖徒也在一旁隨聲附和。

易靜胸有成竹，冷眼旁觀，見衆妖徒祇知虛張聲勢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。方想畢竟左道妖人，當着師父，還有外人在場，一味羣吠，口出不遜，全無規矩禮法。李英瓊終是天性剛烈，聽衆妖徒當面辱罵師父，實忍不住忿怒，抗聲說道：「紅髮老前輩，請暫止令高足們肆口謾罵，聽弟子一言。」衆妖徒見英瓊秀眉倒豎，目蘊神威，面上隱帶殺氣，知將發作，巴不得她出言強頂，激怒乃師。聞言不等乃師招呼，便各住口，怒視靜聽如何說法，以便乘機發揮。

易靜早知事非決裂不可，因見紅髮老祖對書沉吟，心想或許能有轉機，所以暫時隱忍。及見英瓊義憤慷慨，現於辭色，知已無能挽回，實逼處此，心已盡到。恐英瓊氣忿，人又心直，詞不達意，便道：「瓊妹且住，由我向老祖請教。」隨向前說道：「家師與老前輩乃朋友之交，互相禮敬，原無軒輊。弟子等前爲追戮妖婦，路遇門下高足無故出頭袒護，倚衆行兇。弟子等不知來歷，來勢又極兇橫，所庇護的又是妖婦仇敵，當仁不讓，

於理無虧。後被引來仙山，因而失禮冒犯，也因年幼無知，並非有心犯上。當時以爲老前輩必看在家師面上，大人不計小人之過，至多告知家師處罰，當無以此成仇之理。此時一則無知犯上，心懷悔懼，不敢再犯雷霆之威；又以出來日久，急於回覆師命，妄擬老前輩爲家師專誠延請上賓，必要往赴觀禮之約。而開府日期已迫，心向歸程，祇得回山待罪。哪知老前輩爲我等後輩末學的無心之失，竟然忿怒，不肯降臨。弟子等當將經過以及肇事起因稟告家師，領了責罰之後，又令弟子等親來賠罪。雖以要事耽延，弟子等縱有不合，家師對於朋友禮節，似已盡到。竊見老前輩看罷來書，頗有推情寬恕之意。而門下高足衆聲喧囂，出言無狀，揆其心意，好似弟子等罪大惡極，百死不足蔽辜。卻不想弟子等昔日冒犯威嚴，實出無知，並還事出有因，諸多可原。尚且如此切齒忿恨，不肯甘休。家師與老前輩屬在知交，並無開罪，現命弟子等持了書信，以禮來謁，也是好意。而門下高足無端對徒詈師，任性辱罵，有心犯上，又當如何？至於穿陣而行，老前輩未昇殿前，已然說過，想已上蒙清聽。況且來時我二人也曾叩關求見，因守衛不代通報，祇將關門開放，令照直行，初涉寶山，不知禁忌，無心到此。又值老前輩不在陣中主持，門下高足正在試法，事有湊巧，不曾遇到禁阻，誤觸埋伏，以致無心到此。適在嶺下望見亭中守者，也曾掬誠奉告，通名求見，一連幾次，均置不理。弟子等不知何意，爲完師命，祇得試往前行。守衛舉戈一攔，立即止步，不敢擅越一步，哪有絲毫相抗之意？後來門下高足出殿喝罵，辱及家師，祇以師命未完，仍自強忍，迫不得已，方始放聲上瀆清聽。凡此情形，均有明察，如何能怪弟子自恃法力，狂妄逞能呢？」

紅髮老祖人最好勝，素不喜人面斥其非。又有護短之癖，養得門人個個驕恣。人又心直口拙，本來受了惡徒蠱惑，痛恨來人，已然言定重責不饒。無如妙一真人來書設詞甚妙，理又佔住，無隙可乘。一面又答應了衆妖徒，急切間，想不出話發作。一聽妖徒對徒罵師，不知有意如此，方欲喝止，來人已相繼發話，竟將自己問住。他不怪徒弟出言無狀，授人以柄，反倒因此觸發舊忿，惱羞成怒，發了蠻人兇橫之性，即厲聲大喝道：「賤婢休得利口！你師父既命你前來請罪，我便代他行刑。現在殿頂設有雙環，你二人自己上去，領受三百藤鞭，以戒將來。我門人見你等對我無禮，忠心師長，激於義憤，說話傷了你們的師長，少時我自會責罰他。乖乖地自己吊上去，免我施展法力，禁受不起。」

易靜聞言，知道事已至此，非破臉不可。一面向英瓊發了暗示，令做準備。冷笑道：「老前輩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？要我二人領責不難，必須先把辱罵家師的令高足們先打一個榜樣，方可如命。如說少時責罰，我二人在峨眉也曾受過家師責罰，誰能相信呢？」說時，雷抓子忽似想起一事，匆匆跑到殿外轉了一轉，跑進來怒衝衝說了幾句土語。紅髮老祖聽易靜反脣相譏，本就怒不可遏，正要發令擒人，聞言愈發怒火中燒，厲聲大喝：

「賤婢竟敢如此大膽，禁我亭中侍衛。你等急速與我拿下！」衆妖徒轟應了一聲，爲首秦、雷二人手揚處，先飛出兩道赤暗暗的光華。易、李二人早有準備。易靜得一真上人所賜之寶，除了護身的兜率寶傘和滅魔彈月弩、阿難劍外，多是以靜制動之寶，這次因得師傳仙書，加功練習了四十九日，不特動靜由心，俱可隨時應用，並還比前增加了不少威力。一見衆妖徒要一擁齊上，首將兜率寶傘放起，化成一幢帶有金霞的紅光，先將二人全身護住，然後大喝道：「老前輩，休要聽信孽徒等蠱惑，倚衆行兇，仗勢欺人。亭中侍衛被禁，並非我等二人所爲。今既不納家師的忠言，定要爲此小事化友爲敵，我二人師命已完，祇好告退了。」衆妖徒齊聲怒罵，各將飛刀、飛矛、法寶放起時，易、李二人說完了話，朝紅髮老祖略一躬身爲禮，便由滿殿百十道妖光邪霧交織中衝將出去，其疾如電，晃眼飛出殿外。雲幢到處，連衝盪開由殿臺到嶺下五層埋伏禁制，往來路飛去。

紅髮老祖原以二人末學後進，不必自己動手，門人又頗有能者，上下更有好幾層禁制埋伏，萬跑不脫。不承想一真大師降魔七寶之一百邪不侵，近日復經峨眉心法重煉，越發神妙。衆妖徒那麼多飛刀、法寶合攻上去，喫那金紅雲幢一蕩，便即盪開，無一能夠近身。上下禁制，也是如此。紅髮老祖坐視敵人說了些刺耳的話，從容飛去，不由又驚又怒，愧忿難當。一時情急，自覺被來人遁走本已難堪，又見衆妖徒已同聲辱罵，紛紛隨後急追上去，當時罵聲：「賤婢欺人太甚！」一縱遁光，便親身急追下去。紅髮老祖到了臺前，先將兩名侍衛禁制解去。遙望陣中，煙雲滾滾，光焰四合，知道敵人已然入伏，正與衆門人鬥法相持。猛然念頭一轉，想起敵人既能入陣通行，未始不能遁出陣外，越想越忿恨，把心一橫，便不再往前追趕，徑自迴轉神宮，準備施展毒手。不提。

這時，天狗坪把守的衆妖徒，早已發動陣勢相待，殿中雷、秦諸妖徒再隨後追去，三輩徒衆約有二三百個妖人，發揮妖陣全力，前後夾攻，情勢卻也驚人。易。李二人先祇打算衝出陣去，本無傷人之心，也是衆妖徒相迫過甚，纔致殺傷多人，仇恨越結越深，生出許多事來。易、李二人自恃識得陣中機密，兜率寶傘能夠護身，同駕雲幢前飛，晃眼飛入陣內。正在急馳之際，忽見眼前煙光變滅，光景倏地一暗，四外漆黑沉沉。雲幢寶光，所照丈許以外，便不能見物。耳聽厲聲四起，與無數妖徒怒嘯喊殺之聲相應，宛如潮涌。方欲取寶施爲，光景忽又由暗入明。二人忙即運用慧目，定睛一看，就這一暗一明，瞬息工夫，已換了另一種景象。迎面現出兩面長約十丈，寬約丈許的妖幡，幡色陰黑，上繪無數白骨骷髏和一些符籙惡鬼之形，上下均有煙雲圍繞，光景雖然較明，卻非來時清明情景。四外暗霧沉沉，前見石峰已全隱去。天色本在初來入陣就未看見，祇是一片灰濛濛的暗霧。這時陣勢一發動，愈發低壓得快要到了頭上，喫雲幢所阻，近身不

得。此外不見人影，祇有這兩面妖幡，兀立在陰雲邪霧之中，陰森森，鬼氣逼人。

易靜入陣之先，早把石峰位置，門戶方向，謹記在心，知道陣法已然倒轉。前行雖然越入越深，但是此陣具有無窮變化，佔地甚廣，埋伏衆多，前後左右，隨時可以挪移倒轉，想要出陣，仍須一層層破去。如若應變神速，一見有機可乘，便加急飛越，圖一點快尚可，想要捨難就易，決難辦到。自己又祇仗着師友平日指點傳授，舉一反三，身有異寶防身，不畏受害，又得了好些便宜，實則並非深悉微妙。惟求慎重，還是老老實實，不走行險取巧爲是。易靜料定兩幡乃頭陣門戶，幡後必有敵人守衛，祇等人一飛過，立使妖法暗算。以自己和英瓊的法力，斬幡殺敵，當非難事。心想：「現時祇是敵人單方面爲難，仇尚不深，何必傷人，做得太過，將來無法化解。且等敵人出面，先相機使那埋伏妖法的石峰現出，再就來時所見形勢，辨明方向門戶，挨次闖將進去，到了主持全陣的中樞要地，然後用全力由上空破法衝開羅網，飛出陣去，豈不是好？」念頭一轉，已到幡前，便把雲幢停住，向前喝道：「爾等雖受妖人慫恿，蠱惑師長，強要結仇生事，但我等看在師父面上，不願過分。如若開放陣門，放我二人出陣，尚不算晚。如要彼此一較高下，可速現身出戰，我等也祇破陣，還不敢傷及爾等。如想等我二人過時，妄用法術暗算，我等應變倉猝，就難免誤傷了。」說罷，對面立有人應聲喝罵，跟着現出兩個妖人，各持一柄長矛，指着二人大罵：「大膽賤婢，死在眼前，還要驕狂！」隨後便去搖那妖幡。

易靜知道二妖人初意是想暗算，聽她一說，以爲詭計被人識破，祇好明來。此幡不先破去，陣中平增多少阻力。二人原是輕敵太甚，以爲陣法厲害，略加施爲，敵人便可成擒；又恃自身法力，可以護持，故此上來便將這關係重要的頭層主幡現出。此時破它，正是機會。妖人偏又不知好歹，不引敵人入陣，始終想仗妖幡殺敵，破幡時定遭波及，僥倖不死，也必重傷。易、李二人雖然遁光神速，到底沒飛多遠，便即入陣，心方躊躇。二妖人也正在搖動妖幡，就要發動之際。恰好雷抓子、秦玠二妖徒已率領了一干徒黨隨後追來。易靜回顧身後，煙雲滾滾，紅光如血，不下數十百道，齊聲怒嘯，潮涌而來，已快追上。敵人勢盛，內中頗有能者，況還有紅髮老祖極厲害的強敵在後，上來應變，便如此遲緩，如何能行？師父仙示，又有「機貴神速」之言，估量妖人如此驕狂，一個不傷，便出陣去，勢所不能。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立喝：「瓊妹，速用紫郢劍將此二幡斬去！這兩人一定不知進退，也顧不得了。」英瓊見事已破裂，更不再有顧忌，心又忿怒，早就躍躍欲試，不等易靜說完，口中應了一個「好」字，那口峨眉鎮山至寶紫郢劍早隨聲飛將出去。

易靜本心還是以不傷人爲好，所以纔命英瓊劍斬妖幡，好使妖人驚避，免得隨幡同盡。哪知在劫難逃，二妖人平日背師爲惡已然滿盈，該當慘死。英瓊飛劍化作一道紫虹飛將出去，妖幡恰也同時展動，由幡上突噴出千萬條彩絲，雜着無數血也似紅的火星，暴雨般激射而出，待向二人當頭罩下，易靜昔年和赤身教主鳩盤婆鬥法，曾經受過妖法的害，認出此幡，不特是全陣的門戶，頭層主幡，並還藏有赤陰神網、羅喉血焰。以前祇當紅髮老祖雖是左道旁門，人尚正直，沒想到竟煉有這類陰毒險狠、專壞道家元神的邪術法寶。此法最是污穢惡毒，如非身有師傳專破此法的七寶，英瓊飛劍又是仙府奇珍，稍換一人，便非受害不可。易靜想起昔年所經之慘，不禁大怒。心想：「紅髮老祖已然棄正歸邪，留着此幡，將來不知有多少人身受其害。師父不過看在白、朱二老情面，又喜與人爲善，纔有此委曲求全之舉。今既成仇，照此爲人，終膺天戮。倒行逆施，至於此極，何必還想將來與之釋嫌化解？」當時激發了平日疾惡如仇天性，更不再尋思，忙將師傳七寶中的滅魔彈月弩和專破妖法的牟尼散光丸，相繼發將出去。

那妖幡卻也神奇，兩幡相隔約在五丈遠近，紫郢劍所化紫虹長約百丈，電一般飛出去，將兩幡一齊束住，並不似別的妖幡易破，劍光一繞，立即斷裂，竟還略微支持，祇將四面圍涌的煙霧消滅，並未當時斷落。二妖人原守幡下，先覺劍光有異尋常，雖然向側遁開，因斷定此幡專污法寶、飛劍，祇要挨近，便化凡鐵墜地，沒想到此劍如此厲害。二人知道此幡是借來之物，專爲對付妖屍谷辰，毀殘不得，又驚又急之下，一時情急不過，竟拼以性命不要，乘幡未斷，妄想保全，收幡逃走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妖人一進一退，彩絲血雨往上狂噴之際，易靜降魔二寶已經發動。先是一粒金丸由弩筒中射出，化成碗大一團深紅色奇亮無比的火星，飛向天空，爆散開來，化爲無量數針雨一般大小的精芒，四下飛射，滿空彩絲便自消滅殆盡。跟着手上又發出一粒豆大紅光，脫手暴漲，晃眼大有十丈，迎着滿空血雨，一聲雷般巨震過處，兩下裏全都消滅無蹤。同時英瓊也正運用玄功，全力施爲，紫光繞定二幡，上下裹緊一絞，全體即成粉碎，化作兩片黑煙飛起。妖幡一破，彩絲血雨自不再發。已飛出的彩絲血雨，又被易靜消滅。二妖人正好趕上，在空中先被易靜二寶波及，重傷身死。英瓊近來比前小心，不知妖幡上面附有許多兇魂厲魄，一見黑煙飛揚，忙指劍光追過去一裹，恰值妖人下落，連帶一齊被劍光裹住，祇一絞，黑煙消滅，兇蠻也成了一片血泥，墜落地上。

緊跟着易靜又把二粒牟尼散光丸發將出去，一片爆音過處，對面妖雲展開了一大片，疏疏密密，現出二三十座石峰，仍和前見一樣，每九峰爲一叢，各相呼應。每叢各有一二妖人，持着妖幡，在當中主峰上鎮守運用。陣形一現，脫身有望。易、李方在心喜牟尼

散光丸的妙用，那雷、秦衆妖徒連同陣中防守的妖徒，也由四方八面相繼殺到，夾攻上來。易靜看出妖徒飛刀、法寶也頗厲害，而英瓊紫郢劍近來威力愈增，未奉師命誅戮以前，恐多殺傷，忙喝：「瓊妹不可任性殺戮，我們暫時仍以脫身爲是。」說罷，便將阿難劍放出抵禦。英瓊紫郢劍原未及回，衆妖徒便已殺到，聞言會意，將手一指，二劍聯合，一同迎敵。妖徒所用法寶，多出污穢，偏遇見易、李二人這兩口不畏邪的神物，不特失去效用，稍差一點的祇喫劍光一絞，便即粉碎。頭層陣法又破去了大半。俱都大喫一驚。雷、秦二人更是激忿，一面率衆各以全力運用本門飛刀戈矛加緊圍攻，一面將陣法催動，不消半盞茶時，陣勢倏變，前見石峰又行隱去。

易、李二人見敵人勢盛，衆寡懸殊，上下四外，各色刀矛光華何止百道。更有各種厲害邪法異寶，紛紛夾攻上來，聲勢猛惡已極。同時陣勢又生變化。雖然飛劍神妙，有法寶護身，暫時不致受傷，但是敵人主腦尚未出戰，敵人越殺越勇，苦苦糾纏，不畏法寶損傷。因見二妖人一死，越發激動衆怒，口口聲聲要爲死人報仇，大有拼命之勢，不下殺手，萬無脫身之法。但傷亡稍多，紅髮老祖定要出鬥，必不甘休。長此相持，凶多吉少。

二人正在盤算，忽見四外煙光明滅，殷紅如血，鬼聲魅影，遠近呼應，湧現於陰雲慘霧之中，光景越發怕人。易靜暗忖：「妖陣厲害，牟尼散光丸與滅魔彈月弩本是煉來報仇之用，雖然爲數尚多，到底糟掉可惜。適發牟尼散光丸祇震開了十里地面，上空仍是慘霧沉沉，不知是甚麼妖法，如此難破。中樞不破，就再用此寶，略現眼前陣形，敵人稍一施爲，便又復原，依然無用。反正早晚不免與老怪一斗，與其遭受妖徒合攻，耗到老怪出場，轉不如先給衆妖徒一個厲害。如老怪出來，便和他早分勝敗，見個高下。如恃妖陣，自傲身分，不肯出鬥，更可乘機往中樞陣地闖去。能由上空破陣飛出更好，如若不能，到了事急之際，拼耗一點元神和一年修煉苦功，用法寶護着身形，行法裂地，由地底將那二三百里陣地硬穿出去，也不患不能脫身。即便殺傷太重，實逼如此，師父也不至於見責。」想到這裏，又想起：「癩姑地底飛行，獨具專長，連南海雙童俱不如她遠甚。並可帶人同行，不似自己地遁，祇是臨危應急，所行三四十里以外，便須耗損元氣。先說定她在山外接應，以防出時敵人窮追。適纔到此，忽見她同了男女幼童在紅木嶺上現身，後又在殿臺前出現了一次，此時理該隨來接應，又正用得着她，爲何不見？老怪也未前來，許是老怪率衆追出，喫她和兩幼童阻住，在殿前一帶鬥法；或是大膽冒失，自恃隱身神妙，暗中戲敵，輕捋虎鬚，阻住老怪，使其不能兼顧，均說不定。癩姑雖然法力高強，機智絕倫，終恐不是老怪敵手。暫時尚可，久則難支。還是早衝出陣爲好。」

易靜心念纔動，英瓊見敵人飛刀、法寶越來越多，四外俱是暗赤、黃、綠三色光華包圍紫郢、阿難二劍，又是守多攻少，縱有傷毀，也是少數，反而激發兇焰，大肆辱罵，夾攻更急。一時氣忿，不由殺機大動，怒喊：「易姊姊，這類妖人羣吠難聽。你看所用法寶，無一不是妖邪污穢，又這等不知好歹，留他則甚？我們奉命行道，不能祇顧嵩山二老前輩私情，留此妖邪，爲害人世。難道還不下手，任他猖狂不成？」隨說，運用玄功，一面將飛劍連指，一面又把幻波池新得諸寶，放了幾件出去。

易靜見狀，口中應諾，也把法寶放出。這一來，情形突變，兩道劍光首先威力大增，光華頓盛，強了十倍，宛似兩道經天長虹飛向敵人，百十道各色光華中，神龍戲海般上下飛舞，一陣亂攪。那些飛刀、法寶便紛紛斷折粉碎，五顏六色灑了一天花雨流星，紛紛消亡。二女法寶相繼飛出，有那法寶稍次、性又兇野不知進退的妖人，當時便斷送了一二十個。雷、秦等妖徒到此，纔知敵人端的厲害。中有幾個能手，能夠勉強抵禦的，也知必不能佔上風，再鬥祇有傷亡。於是紛紛厲聲怒嘯，做一窩蜂率衆散去，晃眼沒入陰雲之中，不見影迹。